

小說組

季軍

姚菲菲



城

「我們那裡有一個叫『香港城』的地方。」她說。

我陪她站在美麗華商場門口。新年倒計時前夕，彌敦道上堆滿了人，為了各自不同的理由，準備向同一個新年歡呼。

「那裡賣各種電子產品。」她接著說。

說的時候她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責備，令我疑惑卻突然尷尬起來。我因不明所以而感到些許的惶恐和不悅。

我不知該怎樣答她，假裝鎮定地看了看表，笑著對她說：「還有幾分鐘就倒數了。」

不知怎的，我覺得這個新年突然顯得艱難。

街上的人群流動越來越緩慢，各種慶祝活動都暫停了；黑人的歌唱，年輕人組成的合唱團的表演，以及政治團體的派發傳單。

人們駐足下來，找到自己覺得合適的位置。

所有人都嚴陣以待，仿佛即將迎來甚麼巨大的裂變。

「我想回去了。」她突然這麼說。

「噢？」

她不等我做出反應便開始走起來。

「等等！你要去哪裡？」我拉住她，但是她並沒有停下。「不是就快倒數了嗎？你這是不要看了？」

「嗯。倒數也沒甚麼好看的。」

「還有煙花……」

「也不是沒有看過煙花。」她略停了停，再抬頭看我一眼。

她的眼神裡藏著一種憐憫和無奈，雖然我不知這種感覺緣何而來。

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香港機場，距離現在不過是二十多個鐘頭之前的事。我的老闆請了她的劇團來演出，我被派去做劇團的全程接待。

她是劇團裡一個很普通的舞蹈演員，比起主角，本來根本不會引起我的注意。他們的車到了指定的酒店，我幫著他們把大大小小的行李從車上拿下來，再去酒店登記，分發他們的房間鑰匙，這時她就突然走過來問我：

「你今晚遲一些的時候有沒有空？」

我嚇了一跳，停下手上的工作抬頭望她。非常普通的五官，和多數舞蹈演員一樣勻稱到沒有特點的身材，長髮，不施脂粉。

她大概察覺到自己的話問得唐突了，笑著補充道：「我想去看一下夜景，不曉得你可否做嚮導。」

「今晚……」

今晚是新年倒數。他們也就是要在今晚做首場表演，演出時間一直會持續到十一點。這種時間還要求出去參觀，並且她還是單獨要求參觀，叫人警覺她的用意。

我有些猶豫，但終於沒有禮貌地拒絕。

她顯然不認為正值新年我是有權去享受自己的假期的。然而事實上年復一年，辭舊迎新顯得越來越沒有新意。何況快速的生活節奏和巨大的工作壓力令人完全沒有享受的心情，所謂年節放假，最大的樂趣不過是回家睡覺。

答應她意味著某種程度的「加班」，因為接待他們就是我的工作之一。如果既然推不掉的話——她的語氣和眼神有種奇怪的

魄力，看起來不像是請求，反倒是指令——自然是努力做到不至乏味。

「你的團友不用一起來嗎？我想到一些可以去玩的地方。」我心裡想著維港兩岸的煙花匯演，時代廣場的集體倒數，蘭桂坊酒吧的通宵狂歡。

人多才熱鬧。我生長的這座城，教導我耽膩於人群是常規的生存狀態。

「那謝謝了。演出完後見。」她道了謝並走開，直到演出結束我沒有再單獨和她交流過。

然而現在她對我安排的節目完全不感興趣——在封了路的彌敦道上她在人群中逆流而上，走得並不算太快，但由於人群的密集度緩緩增高，我越來越難以跟得上她離開的腳步。

「等、等一等——你知道往哪裡走嗎？」我操著非常普通的普通話，此刻才想起來我並不知道她的名字。不是沒有問，是問了她卻沒有回答我。

我對答應她的請求感到有些後悔。

她穿梭得很快，儘管路面上十分擁擠；或許是由於她的舞蹈給了她足以和男子相較的腳力，或許是由於此刻城市的停頓——也未必真的停頓；步伐停頓了，人聲卻依舊鼎沸。

這是座沒有時間感到疲倦的城市。

她差不多快沿著彌敦道走到封路結束的地方，突然停下來了。我追得有些氣喘吁吁，對她這樣不友善的行動簡直有些生氣。這樣的客人，我工作以來還從沒有碰見過。不是難纏，難纏的客人是容易應付的；她只是——任性。我無法準確地形容對她的感受，仿佛是不拘任何禮貌和規條的任性，似個未明白事理的小孩，不懂得成人世界的規矩。

我隨她一路前行，幾乎走到彌敦道的盡頭；眼前是界限街，再往前，地勢便高了。

「九龍是在這裡結束嗎？」她問。

一路上我問她很多問題，比如她是哪裡人，為何學舞蹈，是

不是第一次到這座城，覺得這裡怎麼樣，還去過甚麼地方演出。

她的回答全部都很簡短。有時候，仿佛是沒聽見，她也不回答我，一直走她的路。

「香港是容易迷失的地方。」路過旺角的時候她突然這樣說。

「不會吧……我們的路牌寫得很清楚。」我介紹性地抗辯。

這時她抬頭向上看，我跟著她也抬頭向上看。我們來到信和中心的門前。這已經不是最高的商業樓層，儘管仍舊覆蓋道路上空大部分的天空。

「很容易迷失。」她篤定地說。我看見她皺了眉。

「九龍是在這裡結束嗎？」她望著「界限街」的標牌。

她終於說到了一些我能夠答得上來的話題。比起所謂「迷失」這樣過於抽象的字眼，這個問題顯得容易，教科書上的歷史讓回答有跡可循。

我成長的這座城，教導我要務實。

「這個界限街，其實以前不是一條街；你大概知道現在的香港是分好幾步從清朝割讓給英國人的吧？最早的時候，這是割讓區和清朝管轄地的分界綫……」

我背誦著中學歷史課本上的介紹，突然想起，在學校的那些年頭，我讀的其實是文科。

那些歷史離我仿佛很遙遠了——工作之後，活計總是策劃行程和安排人際事務。尤其是開始做接待各種團體陪同旅行的專員之後，港九新界，旅遊攻略上那些景點推介一般的去處，通通變作純粹的地標。何況最多出現在我工作中的，始終還是金鐘太古銅鑼灣尖沙咀。

這是最拿手的部分。

可是在我念念有詞的時候她已經穿過了馬路。

她再一次表現出對我的推薦完全不敢興趣。不過此刻「後悔」的情緒已經逐漸轉淡，我只忙著感到挫敗——我的工作沒有得到肯定。

雖然從前的客人們對於我的熱情，自然也及不上購物的萬分之一；只是這一次的這個女子，讓我有不一樣的挫敗感。

分明是她來到我的城，無法適應我城的生存方式——樓群的密度、人群的狂歡，卻仿佛是我被他甩在千里之外，在我的城，被外來的她的力量所拋棄。

我感到沮喪，並不強烈，卻是似時空錯亂的無力感。

「那些就是九龍的山嗎？」她指著東邊問。

「那是……獅子山。」

「城中的山。」她喃喃自語。

我沒有答話，只看了她一眼，忽然發現她的眼眸有些閃光。我有些驚訝卻不敢造次開口，不自覺也只得隨她一起看著她口中的「城中的山」。

原來我已多年沒有看過她們。這些山，我日日在她們的腳下和肚洞裡，搭著車行來行去。我已經不再認識她們。

我一直問我的客人們：你們覺得這座城怎麼樣？喜歡嗎？好嗎？漂亮嗎？

他們一樣都答：特別繁華，又有秩序，夜景很漂亮，東西很多，打折很厲害。

可是我不記得有誰說過：我喜歡這裡。

我更加不曾，在他們誰的眼裡，看到過閃著光的獅子山的倒影。

零點的鐘聲早就響完。人群散了吧，彌敦道的封路結束。新年的凌晨，太子道上汽車的引擎聲一如既往在深夜仍可呼嘯掠過。

煙花、Party、狂歡的人流，我忽然明白她所說，甚麼是「很容易迷失」。

我成長的這座城，雖小，住在城中的人卻總失卻自己的目的地。

我沒有陪她待得更久。她仿佛忽然間覺得累了，穿過那麼漫長的彌敦道。

我送她回到了她的團員安頓的酒店。時間並不算太晚，看焰火的人散了，但這項年年如是「辭舊迎新」的功課並沒有結束。在這城大大小小的地方，總有著不同程度喝醉了的人，在燈紅酒綠中開始並不知未來會有怎樣大變化的新一年。

新一年，仍有股市樓價，仍有車水馬龍，仍有OT到「撲街」；對於新年的盼望，在這十二點前後短短的半個鐘之內放肆地消耗——積存了一年的期待，在瞬間燃燒成灰，終於又被所有人忘記了。

不久之後，她和她的團隊結束了演出，就要離開這裡。我送他們去機場，機場富麗堂皇，許多銀色的鐵鳥在不遠處起起落落；機器的金屬聲和廣播裡登機的通告，永遠忙碌而沒有溫度，似是被機場不合時節開得太足的冷氣凍住。

他們的團隊在這裡的幾天，我仍然有陪著幾人十幾人去各種地方的時候；

她也在這樣的隊伍中間，和她的夥伴一樣好奇著各處的環境，仿佛新年夜晚的那次奇特旅程，從來沒有發生過。而我仍然沒有和她有過多單獨的談話——她的存在已經足夠提醒我，察覺自己的迷失。

我害怕迷失得更深。

僅是忘記在俗世生存中抬起頭來看一看城中那些山脈這一個微小的動作，卻讓我迷失得這樣徹底；

如果這世上有甚麼啓示的話，便是這個突然出現的女子，望著那座城中之山時眼中的閃光。

為了不讓自己迷失下去，我終於在他們離開前，找到機會單獨再和她聊幾句。

我問了那個相同的問題：「你感覺這裡怎麼樣？」

出乎我的意料，少言的她竟然說了很多：

「你問我從哪裡來？我只對你說，我來的地方，逐漸和你的城一樣。密集的人群和高樓，年節的煙花表演。我來只是想知道我的地方未來的樣子，還能否守得住城裡的一座山。」

她突然笑起來反問我：「你看到山了嗎？」

我一愣。她的問題又變得突如其來，難以理解。

「你看得到山的時候，就和他們不一樣了。」

他們是誰？是彌敦道上倒數的人群？是演藝公司接待的總裁？是免稅店裡推銷的店員？是道路上的貨車司機？是港口堆卸貨物的物流工人？是地產公司的經紀人？

我不知道。我成長的城，沒有告訴我慣例之外其他的可能性。

然而我被她感染，很想知道，還有多少人，看得見山。

或許等我知道的那一天，才可以不在擠滿人群的地鐵裡迷失自己。

作家評語

張大春：作者對於自然與城市的依違變化、對立衝突，採取了淡墨溶融的筆法，並藉由一次簡單而象徵性濃厚的邂逅，將神秘的陌生少女對城市的疑惑逐漸鋪墊、積累，以至於醞釀成敘事者帶有一些驚動意味的自我發現。

而一般概念下受盡城市文明剝削、侵奪的自然在這篇故事裡並未落入俗套地成為懷舊情懷的廉價感傷中心，反而因為作者精準的節制力，化身以「城中之山」而散發出迷人的神采。

這是我心目中的首選之作，不譁眾取寵，不隨波逐流，在一個老舊的主題裡，能出之以清新的反思角度，是真正的短篇小說。